



看山看水、看古看今、看城看人……都是旅行的乐趣,诗和远方也许在千里之外,

又何尝不在咫尺之间? 春暖花开时,出去走走吧

城记

山岚氤氲话成都

□ 沐 墨

成都独有的市井气息和蜀文化的氛围,吸

引了自古以来不少诗人学者前来穷究,并最终

在此尘埃落定

文字走过的地方,脚步去量一遍。已记不清,我曾有多少文字来过川蜀,却一直未能拥有勇气,涉足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年春天,踌躇再三,最终在四月山岚氤氲的季候里,迈开出行的脚步。在四面受阻的群山之中,视野里一切险秀雄幽,如神话的暗示。从水利农事、佛道建筑到民俗雅韵,数千年天人和諧的迹象,千真万确,四川,是一个智慧之上的传说。

那里能给人留下多少面貌,我不好说,但于苍山峻岭间落到成都的地面,看街边艺人的川剧表演,才发觉已身置尘埃。吃火辣的川西坝子,观秒变的川剧脸谱,喧闹,快意,集聚在头顶。最后,整个人几乎和热辣的氛围结合了,连说出来的话,很自然地带上了火辣味。

但在这种火辣味的背后,是细水长流式的煎煮和烹熬。变脸功夫,从手上吊砖头,盘脚扎马步,跌打滚爬练起,日夜不停,只为台上的零点几秒钟。著名的川西坝子,从原料、汤料的采用到烹调技法的配合,荤素生熟、麻辣鲜香,嫩脆绵烂,浓淡相宜,酣畅淋漓,无一不显示着古老巴民坚韧、豪放、包容的文化心理。

边煮边烫,厚味重油,人生百味消

融于围炉聚饮的欢呼处,可丰可俭,无论风来雨来人祸天灾,那炉下之火始终焰焰于燃。

在成都锦里、宽窄巷子,随处可见穿汉服的青年男女,如花美眷,仿佛置身蜀汉。也随处可见衣衫一截空落,却仍旧笑颜如花的人,仿佛伤痕从不存在。

见山书局,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姑娘,休闲西服,栗色短发,晰肤红唇,非常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在书橱之间流连,走一步,抽一本翻翻,我跟在她的身后,禁不住多看了她几眼。这才发现,她一只裤腿在空中飘飘,另一只脚则与拐杖支撑在地。站立太久,可一点也不显得疲惫,这是汶川、北川或雅安震后余生的见证。痛苦曾填满所有的裂缝,可是狰狞的死神,并未取得最终的胜利。有些人顽强地活了下来,代替死去的亲人,坚持着活下去。

我突然想起前往都江堰那条高速公路,汶川、映秀、雅安的指示牌不停地出现,路上能看到一些塌陷的房屋,虽然野草丛生,可还是能从改道的痕迹中,看到凹裂凸起的废弃水泥块。

11年的时间,春天又来了,青草树林花朵,映衬着过去与新生。原计划

是想去看看那里,可又不忍去看。就像在成都街头这一刻,忍不住去猜测,他们曾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于是,那日的行程止于都江堰,没敢往前。又快到那个不愿回首的日子了,我透过路边那些震后残留的迹象,借那一片废墟前开满的花朵,祭那些逝去的生命。

走在成都的街头,内心的欢寂,如一火锅,被蜀风观照,被尘世轮回。我想每一个刚来成都的人,都会爱上这种欢寂。成都独有的市井气息和蜀文化的氛围,吸引了自古以来不少诗人学者前来穷究,并最终在此尘埃落定。

身为一个读书人,杜甫草堂是必游之地,言罢,便于热闹街头转身来到草堂。此草堂,已不是当年杜甫居住的秋风中的茅屋了。但此屋,汇聚着诗人的气息,便成了锦官城长盛不衰、拥有持久魅力的原因之一。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不止一次在羁旅他乡之时,想到杜甫的这些诗句。

杜甫的孤独与李白仗剑出川、辞亲远游的孤独不同。他处于山河动荡的中晚唐时代,仕途不顺,颠沛流离,加上生活贫困,老病多思,亲人离散,各种苦涩堆积在一起,使他的诗风浓郁顿挫,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其境界之高,令人难望项背。

那时的杜甫为生活所迫,为绝境所逼,一家人生活在同谷,挖土芋为生,其状令人惨不忍睹。无路可走时,杜甫去了成都。

在成都草堂生活,是杜甫诗风微变的一个时期。有朋友严武的救济,杜甫得了个“拾遗”的官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于是,春夜写出喜雨,秋兴写出八首,江畔独步寻花,茅屋被风所破,亦能自歌自娱。环境的改变,使杜甫的诗风趋于萧散,那应该是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平静的一段时光。对于杜甫而言,命运之痛,家国之痛,是另一种文学的滋养,而成都,则给了他的伤痛以抚慰和放疗。

如今,草堂里的花树粲然,于堂前观望杜甫铜像,我似乎看到了中年杜甫的脸上,那一缕明媚的阳光。

朋友告诉我,她的杂志社正在草堂附近,杂志名称为《诗草堂》。当年她和许多同行移居成都,是因为诗歌。当然,这座具有文化内涵的古老城市,还孕育了许多音乐家、艺术家,这大概是杜甫遗风熏染的结果。

成都是艺之沃土,更是英才辈出之地。武侯祠不得不拜,它居于锦里闹市一侧,悄悄藏着一段历史,自有一种独特的静穆。

纵观整个武侯祠,沿正殿两厢,三国人物依次排开,置身其中,有一种觐见参拜的穿越感。

蜀相诸葛亮集政治、军事、管理才能于一身,一代天骄,千百年来一直是国人心中的英雄。成都虽不是他的故乡,却是他人生转折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揪心的一个地方。他辅佐两代君王,后摊上个扶不起的阿斗,至死也未回到他的南阳。

武侯祠虽以武侯命名,但主殿却是皇帝刘备,主殿之后才是武侯,是个单独的殿堂,名垂宇宙,有一方匾额。我不知道祠名是否是后人加上去的,但可以猜想靠人情治国的刘氏,既不将孔明、云长、翼德置于文官之列,也不置于武官之列,足以见得,在刘氏玄德的眼里,他们都是凌驾于众卿之上的人。如此,君臣同庙,在封建时代可算是独例。

武侯祠,殿内楠木巨匾林立,众多书法家的手迹悬于四周和高堂。雕梁画栋间的色彩明快,少了一点厚重感,却能让人呼吸到市井中自由的空气。也许是因为蜀相诸葛亮,蜀帝刘备皆出于民间,总要沾点民间气,才不枉费他们最初的相遇和最后的相惜。

一身蜀风,我与成都相辞于清晨,水气迷蒙之间,无法将成都之美——看清。或许下一回,待我更通透、豁达,再来细细描述她吧。

春日如画,画如你

□ 陈良芊

我们是一朵朵盛开在钢筋和混凝土之

中的“花朵”

地之中,看着春天的朝阳缓缓升起,照耀在一座座闪闪发光的建筑上时,我为自己是建筑大家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也为这一朵朵盛开在钢筋和混凝土之中的“花朵”感到震撼,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也和男性一样在艰辛的环境中辛勤工作,为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女神美丽尽绽放,追梦之心赛儿郎。于是,在这个随花绽放的季节里,趁着单位组织开展“绽放女人美”女神节摄影活动,我们褪下久经风霜的工装,换上了压箱底的裙装,在摄像机面前尽情地展现建筑女性的风采。

此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一切美好的画面记录下来,于是我拿起画笔,墨为姿,花为裳,将墨凝聚在笔尖,将花跃然于纸上,勾勒线条,填充上色,最后呈现的便是我们如花似玉的模样,我们如男儿般的坚韧和刚强,还有我们在新时代里不断追逐梦想的力量便成了画的背后那坚不可摧的支架。

春日如画,画如你。



乐活



人勤春早追梦忙。又是一年如花五月,勤劳的人们早已舒展开了拳脚,开启了新一年的追梦之旅。犹记得,自己成为一名建筑从业者的日子,那个明媚的春日,我挽起长发,身着漂亮的裙装,行走在如今日这般温暖的阳光下,一路感受着春的气息来到了建筑工地。从此,我穿上了干练的工装,而那些漂亮的绣花裙子就成了压箱底的“宝贝”。

都说女人如花,绚丽芬芳,或优雅、或奔放、或婉约、或热烈,恰如梅艳芳《女人花》的旋律那样优美动人。我们建筑工地的女人不就是一朵朵美丽的女人花吗?我们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行走在钢筋混凝土的工地上。有的架着测绘工具在现场测量,为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建筑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有的手握施工蓝图,为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流程出谋划策;有的带着文件夹和卡尺,为给客户们提供不差毫厘的产品乐此不疲。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画面,顿时觉得这些认真工作的女人们不就是春天最美好的风景嘛。

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事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我们刚毅坚强,是一朵朵向阳而生的花;我们勇敢追梦,把自己最美的青春年华都投入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看着一片片荒地变成繁华的街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这就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当我站在工

古镇人

沸腾和骚动的

心经过多年的沉淀,对此

时的寂静早已淡然处之

古老背是湖北猇亭的一座古镇,已有1000多年历史,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水路外通。山川地势的安排,注定了古老背以水码头开埠立世的出路。古老背说来有五个码头。最早的是庙河码头。那时的猇亭,叫兴善坊。兴善坊渡,指的就是古镇庙河的古渡了。

清嘉庆八年,从安徽迁来的汪氏族人,在古老背上正街聚资开办了“汪泰丰”商行。开业后商号顺风流水,购销两旺。精明的汪氏在织布街临江建花纱布货运码头,这是民营商业在猇亭建的最早的商贸码头。“汪泰丰”打造木船,运销商行货物至荆沙、武汉、苏杭一带。古老背驾船、挑脚的人们,也云集在柳树河。这些人由外地流浪栖息于此,做起了下力的营生。渐渐地形成了船帮、力行。

1915年,沙市“合利贞”“亨记”轮船公司开辟宜昌航线,在古老背设客(货)运码头,随船代运古老背港进出的土特产及生活急需的日用百货。这时的古老背,因纺织业的引入,催生了百业繁兴。

古镇织布街应运而生,家家纺纱,户户

织布。古镇成为方圆数百里的商贸货物集散中心。每逢日暮,一队队马匹、挑夫,驮着或挑着各类山货特产、棉花土纱,成群结队地从下街尾摇摇晃晃地走进老街。马帮铃响,把古老的商镇搅得骚动不安、人声鼎沸。

这是古镇商贸业的黄金时期。古镇的三条半街,码头帆樯林立,栈房骡马嘶鸣。在1934年《湖北县政概况》“宜都县”中所述:宜都江北商贸最著者,首推古老背……1940年,日寇侵入猇亭,致使古老背航运中断。1943年6月,日寇在新正街码头制造了“古老背惨案”,杀害乡亲122人,伤残120人,给古镇留下了深深的伤痛。

我醒事的时候已是1960年了。原来的“汪泰丰”码头已收归长江航运公司。每天清晨,“沙宜班”客轮的汽笛还未鸣响,古镇搬运站工人就自豪地走上客运码头趵船,扛起一百多斤重的大货包,爬上堤岸。

夏收过后,大路上来来去去的都是牛拉的板车。麻袋里装着大麦小麦。汪家巷旁的粮食仓库前,排起了长队,一直排到了古镇堤防的内堤上。到处都是卖粮的人。到了秋后,这样的热闹又会重复。这次登场的是棉花。手推车上鼓鼓囊囊的花包膨胀欲破,在路上相互拥挤,使不宽的大路变得更窄了。这时古老背的三个码头,每天太忙了。码头上经常停靠着南来北往的木船,运来了百货、煤炭、石灰、水泥、砂石;运走的是粮食、布匹、棉花、生猪……

1977年冬天,川汉天然气管道公路改造古老背,在古镇老街由汽

车轮渡过江。这一天,只见一辆红色班车鸣着喇叭驶进古镇。古镇沸腾起来,等候多时的古老背人,蜂拥着挤上客车。从此,由长阳发来的长途班车途经猇亭,经云池的纱帽山到达枝江、当阳、沙市、武汉等地;而全国各地的货车经猇亭轮渡过江,远达恩施、四川、云贵等地。

从此以后,古老背轮渡码头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汽车,在江边推进涌出。沿路的老街,饭店,旅社、商店依次展开。卤蛋、花生、瓜子、糖葫芦的香味在小贩双手的招摇下飘得老远。

当日历飞快地翻到21世纪,便捷的陆路交通轻而易举地取代水路运输。长航的“沙宜班”停了,古老背的汽渡也停了。老街,只剩下了渡江的客运码头,其他码头渐渐被苍苔覆盖。古镇人在惊诧和喜悦中度过了许多年,沸腾和骚动的心情经过多年的沉淀,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处之淡然。历史的进步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如今的猇亭,三峡机场坐落其间,318国道横贯东西,高速公路擦肩而过。楚之西塞虎牙江关,早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驻足老街江边,脑海忽然冒出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著名诗句。当年李白泛舟飘然过猇亭,感叹轻舟顺流直下飞快神速。想不到往事越千年,猇亭人如今外出更加方便快捷。当展翅的银燕划破三峡机场的上空,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时,往来上万里,只在弹指飞灰之间,顿使李白千古绝唱,已成往日云烟。

随着生活功能区的内移,古老背码头冷落了,但老街的人们并不甘寂寞。他们每天三五成群地坐在明清古居的屋檐下,细细品着清香浓郁的绿茶,还说着古镇水码头过去的黄金岁月,咀嚼着那挥之不去的绵绵乡愁……

旅途